

## 【故地往事】



泗水县古卞桥



平邑县小卞桥

两座名为“卞桥”的古桥穿越时空遥相呼应。一座始建于春秋时期，经千年风雨仍雄伟屹立，见证了鲁国大夫卞庄子的故事与韩信、李世民的歷史足迹；另一座建于明代，虽因岁月与劫难而残缺，却与前者共享古卞国的文化渊源。两座卞桥，见证了泗水、平邑两地彼此交织的历史记忆与人文传承。

# 分处济宁泗水与临沂平邑 两座古桥为何都叫『卞桥』

□刘善磊

在济宁市泗水县和临沂市平邑县，各有一座名为“卞桥”的古桥，两座桥之间相距数十里，建造年代相隔千年，却因共同的历史渊源——古卞国而同名。两座卞桥，一座始建于春秋时期，历经多次修缮，至今保存完好；另一座建于明代，形制精美，却因战乱与盗损而风貌不再。

## 泗河上的千年石拱桥

在济宁市泗水县泉林镇的泗河上，有座古桥叫卞桥，附近村庄叫卞桥村。卞桥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桥梁，是中国北方古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它曾是交通要道上的枢纽，如今已成为集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于一身的活化石。

卞桥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其得名与古卞国及鲁国大夫卞庄子紧密相关。相传公元前690年左右，鲁宣公为大夫卞庄子在卞国都城附近的泗河上初建石桥，虽为简易石板桥，却奠定了“卞桥”之名。

秦末汉初，传说大将军韩信曾避难于此桥下。汉朝建立后，韩信将其改建为三孔石拱桥。唐初，李世民东征时途经此地，听闻其历史渊源，命大将尉迟敬德监工重修，桥身至今仍有“敬德监造”的题刻，虽部分风化，但仍是唐代修缮的重要佐证。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对石桥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奠定了现存桥体的基本形制。桥中孔券顶刻有“卞桥镇重修石桥，自大定二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年四月八日谨记”的题记，这是确定其重修、改建年代的关键证据。明万历九年(1581)曾对部分损毁的栏板、望柱进行补配。1978年、1998年及2006年又经历多次加固与修缮。

古桥的桥身长25米、宽7米、高6.5米，两端各有引桥。桥面两边各有14根望柱和13块栏板，栏板上雕刻有人物、花卉、山水、鸟兽等各种

图案。桥身两端各有一对石狮相向蹲踞于须弥莲花座上，券孔两侧顶上均镶有透雕龙首，拱脚处为莲花托石，桥墩下部为梭形迎水。桥下绿水长流，清波荡漾，旧为“泗水十景”之一。

卞桥造型美观，布局巧妙，结构合理，整座桥浑然一体，坚固异常。虽然重修后又历经近千年风雨沧桑，主体建筑除桥面、望柱、栏板外，基本完整无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古代，该桥处在山东中南部由兖州、曲阜通往临沂的要道上，在交通运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2006年5月25日，卞桥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平邑县的明代古桥

在泗水县东邻的临沂市平邑县有一座古桥，也叫卞桥，所属村庄也因而得名卞桥村。卞桥镇驻地就在卞桥村，位于平邑县城东北24公里处，是临沂市下辖的一个中心大镇，以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闻名。

平邑县的古卞桥始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由当时的费县城卫史唐禹负责监造，1868年、1905年、1926年三次重修。古桥为东南、西北走向，全长16.3米，宽3.9米，高3米，为三孔石拱桥。桥身两侧有石栏，雕刻细致，玲珑剔透。原桥头有石狮2对、石鼓4个，桥侧有向北迎水而伸的石雕龙3个，形态生动传神。可惜的是，桥头的石狮、石鼓、立碑以及桥身的立柱、雕花护栏、龙头、龙尾等构件均已被毁或被盗，古桥风貌遭到破坏。

## 两座桥的历史渊源

地处不同区域的两座古桥，为什么都叫卞桥呢？

平邑与泗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据考古发现，早在约20万年前，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在传说中的黄帝至尧、舜、禹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聚族而居、繁衍生息，而且有了较高的文明。据专家考证，舜帝、颛顼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泗水、平邑附近。今平邑境内有雷泽湖、诸冯村、舜帝庙、凤凰庄、颛顼古城、颛顼村等丰富的历史遗迹。根据史料记载，舜帝在位时，将黄帝的七世孙“明”(即卞明)册封于山东泗水一带，赐国号“卞”。这一事件标志着卞国的起源，其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22世纪，距今约4200年。在夏商之际，卞国曾长期立于列国之林，农业与手工业均有发展。西周时期，原卞国故地被重新分封，成为鲁国的附庸邑，称“卞邑”。春秋后期，卞邑被鲁国权臣季武子夺取，最终并入鲁国版图。如今，在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仍存有卞国故城遗址。

在古代，卞国的疆域包括如今平邑卞桥镇与泗水泉林镇一带，因此，在卞国疆域内建造的桥梁都被称为“卞桥”也在情理之中。平邑县的卞桥建造时间晚于泗水县泉林镇的卞桥，为了区分二者，平邑的卞桥被称为“小卞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桥东到桥西，中间九十里。”说的就是两座卞桥之间的大概距离。

地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产物，是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时空坐标符号。从两座同名为“卞桥”的古桥可见，泗水泉林镇与平邑卞桥镇的区划在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有很长时间的交集，见证了一段历史变迁。

□丰宗静

济南的茶，从来与泉共生。一城清泉绕街巷，半盏香茗入烟火，泉水煮透了老济南的春秋岁月，也泡出了泉城独有的生活滋味。

前些日子赴济南，友人相伴故地重游，逛趵突泉、大明湖，踱至曲水亭街，寻间茶室歇脚品茗，话题自然而然绕到了济南的茶馆与茶俗文化上。友人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深谙茶道，闲暇时遇着晴好天气，她便提着保温壶，备上茶具、茶叶，去大明湖或五龙潭边寻个小亭子，一边品茶一边赏景，悠然自得。说起济南的泉水与茶文化，她兴致勃勃道：“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说，冲茶需用活水，泉水最佳，河水次之，井水又次之。济南泉水丰沛，黑虎泉等名泉的活水，正是冲泡茶茗的上上之选。‘汲泉烹茗’既是文人笔下的雅事，也是寻常百姓的日常，名泉活水也造就了泉城喝茶风气盛行的盛景。”

友人的一席话，在我眼前铺开一幅鲜活的老济南茶事画卷：“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街巷间，茶馆、茶铺星罗棋布，悠悠茶香随泉水潺潺流淌，沁润着整座城。明代陈绛所著《辨物小志》中写道：“世传：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意即雨雾氤氲的蒙山顶上的茶为茶中上品，扬子江心的水因澄澈最宜沏茶。而济南号称泉城，泉水甲天下，以这清冽甘甜的名泉活水泡茶，才算得上喝茶的极致境界。正因为如此，旧时的大明湖畔、黑虎泉边，柳荫之下、依泉而设的百姓茶馆随处可见。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清末济南泉边的茶馆风情有着生动描摹：老残一到济南，便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他行至黑虎泉边的茶馆喝茶，位置绝佳，靠窗坐下，就能看到黑虎泉。游人凭栏品茗，看那泉水“飞溅如珠”，茶因泉冽更显清甘，景因茶香愈添生趣。这般临泉设摊、即汲即烹的饮茶方式，正是老济南最具特色的风景，给刘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老济南的茶馆遍布大街小巷，档次有别，叫法各有不同。我曾在书里看到详细介绍：一称茶园，次之叫茶社，再次为茶棚，最普及的便直呼茶馆。泉边河畔、柳荫之下，那些露天搭建的简陋茶舍，济南人唤作“茶棚”。茶棚多以帆布或竹帘为顶，四周用绳索牵固，棚内摆着几把竹椅、竹凳和小方桌，粗瓷大碗一字排开，提梁壶冲上大碗茶，两分钱便能喝上一碗。挑担的、推车的、跑腿的路人，走累了便来此歇脚，不求茶叶名贵，只求茶汤醇，一大碗下肚，通体舒畅，惬意全消。

后来，这样的饮茶习俗渐渐向城里的老街巷延伸，纵横交错的巷陌间，一间间小平房里开起了茶馆。济南贡院旁有一条小街，便以茶命名，称作“茶巷”。茶巷紧邻贡院，每逢科考，全省来赶考的学子们聚在巷中的茶馆里，品茶聊天，互通信息，这条小街也渐渐成了当时济南有名的茶叶贸易中心。

老舍故居所在的南新街附近，曾有一家地摊茶馆，泉水大碗茶是这里的特色，深受普通百姓喜爱。“哪儿的水能比济南？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么清，全是那么甜。”老舍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满是对济南的由衷喜爱。他在济南居住的日子里，常去趵突泉畔的茶棚喝茶，听大鼓书。在《趵突泉的欣赏》中，他这样描摹趵突泉畔的茶棚：“到了泉池，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东三面全是唱鼓书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这些文字，也将济南当时的茶事盛景与市井风貌鲜活地留存下来。

我曾在济南求学数载，对大观园十分熟悉。听友人讲，济南最有名的晨光茶社，当初便在大观园里。这晨光茶社在全国都颇有名气，是老济南标志性的曲艺表演场所。过去济南有名的茶社，还有大观园的共和厅茶社、大明湖畔的曲水亭茶社，以及白妞演唱梨花大鼓的明湖居等，皆是老济南人心中的茶事地标。友人忆起儿时的情景：跟着爷爷早起，去大观园的茶楼喝油茶。油茶的香甜、点心的软糯，伴着茶馆里的鼓声、人声，这份独属于老济南茶馆的喧嚣与热闹，深深印在她的儿时记忆里，成了抹不去的济南味道。

曾见过一副茶馆对联，读来令人回味：一壶清茶品人生，半日闲情话家常。这短短十四字，不仅是老济南茶馆的真实写照，更藏着济南人闲适淡然的生活态度。在济南人眼中，茶不是什么稀罕物，而是解渴的饮品，是闲聊的伴儿，是赏景的配角，更是融入日常、习以为常的生活本身。正所谓：泉城滋味好，尽在此茶中。

【行走齐鲁】

# 茶香里的济南记忆

投稿邮箱：qlwbrwqilu@163.com